

SARAH ALEXANDER



T H E A R T

O F

N O T B R E A T H I N G

人 淡 水 中 的 思 念

[英] 莎拉·亚历山大 著
徐婷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ART

OF

NOT BREATHING

淡 人
水 中 的
思 念

[英] 莎拉·亚历山大 著
徐婷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THE ART OF NOT BREATHING

by Sarah Alexander

Copyright © 2016 by Sarah Alexander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8 Beijing Alpha Books Co.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of any form.

版贸核渝字 (2016) 第125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淡入水中的思念 / (英) 莎拉·亚历山大 (Sarah Alexander) 著;

徐婷婷译. -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8.2

书名原文: THE ART OF NOT BREATHING

ISBN 978-7-229-12603-2

I. ①淡… II. ①莎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3123号

淡入水中的思念

DANRUSHUIZHONGDESI NIAN

[英] 莎拉·亚历山大 著

徐婷婷 译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伍志 徐宪江

策划编辑: 于 然

责任编辑: 张慧哲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张 宁 初 晨

装帧设计: 观止堂_未氓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t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209千

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无论在大海中遗失了什么（一个你或一个我），
我们找回的总是自己。

——E.E. 卡明斯¹

¹ 美国著名诗人。

目 录

第一部 1

艾希：龙虾为什么会变红？

艾迪：我不知道。

艾希：因为大海撒尿了。

第二部 67

科林：猜海浪对海浪说了什么？

西莉亚：我不知道，海浪对海浪说了什么？

科林：什么都没说。它只是挥了挥手。

第三部 131

艾迪：海藻被困在海底的时候他们会说什么？

艾希：我不知道。

艾迪：海带！救命！

艾希：真好笑，艾迪。这是你的最佳笑话。

第四部 205

艾迪：再讲一个吧，然后我就去睡觉。

迪伦：我想不出更多的了。

艾迪：求求你了。

迪伦：艾迪，我全讲完了。

第五部 241

西莉亚：什么鱼死后会去天堂？

艾迪：天使鱼！不过我不信有天使。

西莉亚：天使鱼不是天使。但它们比天使更美，比天上的一切都更明亮。

艾迪：比最亮的星星还亮吗？

西莉亚：比所有最亮的星星加起来还要亮。你只要跟着天使鱼就永远不迷路。

第一部

艾希：龙虾为什么会变红？

艾迪：我不知道。

艾希：因为大海撒尿了。

1

我最讨厌父亲的一点是，他讨厌我。

他有很多理由讨厌我。

不过我们都对那些讳莫如深。

父亲的眼眸是冰冷的浅蓝色，上一秒可以充满厌恶，下一秒却会哀伤地让人同情。我无法忍受怜悯他的感觉。每当我看着他，喉咙里就感觉好像有蛆虫在扭动。要克服这种令人作呕的瘙痒，唯一的办法是屏住呼吸，拼命将其往下咽，直到快要昏厥。最好的办法是不看他的脸或眼睛，更好的办法是压根不要看他。

幸运的是他几乎不怎么在家。他要么在外面跑步，让镇上的女人们对着他雕塑般的明星下巴发花痴，要么就待在因弗内斯他上班的银行里，或者在苏格兰到处出差放贷款。不要误解，他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，相反，他总是发牢骚，抱怨他的客户们只关心自己拥有多少汽车和电视机，却对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可怕的战争和自然灾害无动于衷。“黑岛的雨季没那么可怕，”他总是说，“想想那些年年都要发大水的偏远小村庄，那里的人能怎么办？”或者，“有些国家，每天都有成

千上万的人因为被蚊子叮了而死掉。”蚊子多的季节，我如果抱怨被叮了，他就会喋喋不休地念叨这句话。（蚊子爱吸我的血。）

我妈妈对他说：“等你发现怎么治疟疾，一定要通知我们。不过现在你儿子就要考试了，他需要抓紧时间看书。还有，你女儿的校服又嫌小了。”我真希望她不要用我的体重问题来引起他的注意。她为什么不提煤气欠费或者我房间返潮需要处理？

在父亲的床头柜里放着一本被墨水笔涂满的地图册。蓝色的点是他去过的地方，红色的点则是他的梦想目的地。地图上的澳大利亚被涂了一个大大的红点，涂得太用力了，红墨水印到了下一页的地图上——太平洋的中间。其实他二十岁的时候差一点就去了澳大利亚，那时他在游轮上当吉他歌手。我们这些孩子还小的时候，他会给我们讲睡前故事，讲他旅途中的故事，他的声音像融化的巧克力一样轻柔。雅加达港口的故事是他最喜欢讲的：那天，天气闷热、雷声滚滚，他乘的船正要离开港口，下一站就是澳大利亚。恰巧那时他接到一个电话，通知他我的大哥——迪伦出生了。他说：“我太惊喜了，差点从船上掉下去，不过后来是我自己跳下船游回岸上的。”

妈妈说那不是真的，又说他其实想留在船上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他当时留在船上，又或者他真的是高兴地滚下船去的，现在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呢？

我对父母在我出生之前的生活片段大概知道一些，大部分是外婆去世前（还有她和妈妈闹翻之前）告诉我的。我的父母在迪伦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搬到了在麦凯伦大道的家。这是福特罗斯最便宜的房子，可能在整个黑岛也是。它便宜是因为房子的墙壁已经快塌了，而且屋后紧连着一片墓地。当时我父亲想回船上再多工作几个月，那样他们就能攒够钱搬到城里去，但妈妈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他走。她觉得

他一定会一去不复返。

可他的确去努力挣钱了，去因弗内斯的各个酒吧里当驻唱歌手。但房子一直没钱修，账单也一直没有付清过。

一天，他们收到催缴欠款最后通牒，当时妈妈正怀着孕，激动地押着父亲去了最近的银行，逼他填了银行职员的求职申请表。（这是他说的。）最后终于有一天，父亲挣够了钱，全家准备搬回城里去了。那天我们已经打好行李，每人都分到一个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箱，里面装满各自的衣服和玩具。但突然之间，一切都变了。

我弟弟失踪了。

“我怎么能抛下他们呢？”在我们本该搬走的那天，妈妈透过卧室窗户，望着外面的那些墓碑喃喃自语，“现在我的儿子也在那里。”

严格说来，那并不是事实。他不是真的埋在那里，我们只是在那里立了一块刻着他名字的墓碑。

我们再没打开过那个属于他的纸箱。妈妈用胶带把箱子封得严严实实，确保什么都掉不出来。我有时会想起阁楼上他的旧玩具：一只叫戈登的灰色毛绒海豚，那是他在海豹馆里耍了一通赖皮后我父亲才给他买的；一架木琴；一个巴布工程师的神奇画板，上面用黑色波浪线写着他的名字——如果被擦掉他一定会哭的；还有他收集的数百根松针（是枯死的柔软的松针，因为新鲜的会扎手，现在可能已经变成堆肥了）。我试着不去想他的衣服，衣服都被叠起来打包好，一定已经受潮变得皱巴巴。那些只是让我想起，他再也穿不上那些衣服了。我想如果有一天，我的衣服都被叠了起来，努力不去想那些衣服将会变成其他人的烦心事。

2

星期日的早晨，迪伦又霸占了洗手间。水龙头哗哗地放着水，但我还是能听到呕吐的声音。他总是霸占洗手间，而且自从他有了女朋友，时间更长了。

我使劲捶洗手间的门，又用力踢了一脚。

“等一下。”他叫道。

声音含含混混，好像嘴里含着块硬糖。

“快点，迪伦！我尿急！”我大喊。

妈妈正靠在二楼的楼梯栏杆上朝楼下张望，因为我父亲就要“出差”回来了。

她问我家庭作业做完了吗，我撒谎说昨天就全做完了。她难以置信地挑了挑一边眉毛，搔了搔头。

她总是对我说，如果我不好好做家庭作业，就通不过考试，最后我会变成她这样，去当一个前台，整天无所事事地傻坐着。

“你要把考试放在心上，艾希，”她说，“迪伦的高中毕业考试肯定会得全A。”

迪伦比我大两岁，而且他从小聪明过人，把我们俩放在一起比较真的不公平。因为我得了咽炎，我的功课已经落后了一年。我只需要参加一半的考试，因为学校认为“我还需要更多时间”。迪伦也因为失声而落后了一年，但他想追赶上其他人，所以报名参加了更多的考试。他什么事都喜欢争先，而我却以垫底为荣。

迪伦终于从洗手间出来了，眼睛布满血丝。

“你刚刚在干什么？”我压低嗓音问他。

他没有理我，躲进了他的卧室。

马桶里有一块像意大利面的东西。妈妈喊了迪伦的名字，他没有答应。我用冲马桶的声音压过了他的沉默，一边转过头去照镜子。

很遗憾我没有遗传到父亲的长相。我遗传了妈妈狂野的卷发和绿色的眼眸，这些都是我无所谓的，而她娇小的身材、精致的鼻子、完美的皮肤我却一样都没有。我的脸斑斑点点，双下巴一天比一天肥。我试着减过一次肥，可妈妈总是对我吃的食物指指点点。她越这么做，我就越想吃。一想起那场面，我就觉得饿。

今天我涂了红宝石色的口红——是从超级药店¹里偷来的，我还顺便偷了一包避孕套，准备放在迪伦的口袋里捉弄他，还有一些发胶。口红涂在嘴唇上的感觉很丝滑，很滋润，嘴上的翘皮都服帖了。我不喜欢像妈妈那样用纸巾擦掉唇膏的浮色。我喜欢把红唇印留在香烟上。

我从洗手间出来时，妈妈正坐在楼梯中间，双手托着下巴发呆。

我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想挤出空隙下楼去，她慢慢转过身来，好像刚刚根本没注意到身后有人。

“你爸爸已经在路上了。他一回来，我们就去超市。”

1 英国知名连锁药妆零售店。

她没给我让路，我只好从她身上越过去。

无论我多么小心地打开冰箱，它总是会发出声响。

“艾希！”

“我就拿点饮料，”我喊回去，伸手拿了一瓶可乐。赶在有人进来之前，我飞快地捏了几片火腿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扔进嘴里，这样不会把我的口红蹭掉。妈妈老抱怨我快要把她吃破产了，太夸张了，因为食物都是父亲在付钱买。而且迪伦的食量小得像只麻雀，我只是理所当然地享用了他不吃的那份。不管怎样，家里大部分的饭都是我负责做的，多吃一点也算是对我劳动的回报。

“等着的门总不开哦，”说着我从妈妈身上跨过去。

就在那时，门口想起了钥匙声。没人抢着去开门，父亲打开门后很惊讶，发现我们都在楼梯上盯着他看。他看起来好像已经有好几天没睡了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他说，好像我们看不见他进来一样。

3

超市里很冷，我把两只胳膊都缩进橙色雨衣里，两只空荡荡的袖子垂在两边。迪伦跟在我的身后，手插在口袋里，和我们走在一起让他觉得丢脸。我突然很想装成僵尸。我把嘴张得大大的，翻着眼珠，踉踉跄跄地朝他走过去，一边扭动着腰，一边挥舞着空袖子往他的胳膊上抓过去。

迪伦抬起眉毛，慢吞吞地走到我跟前耳语道：“你在干什么？你看起来是该被送去精神病院。”

“你真该看看你自己的样子。”我答道，把胳膊装回了袖子里。

“你忘了我们为什么来这儿吗？你是准备把他们气死吗？”

当然不可能忘记。一切都是我的错。

“当然没忘，”我回答，“但是僵尸不喜欢愁眉苦脸的人，如果让他看出来你不高兴，他们就会来抓你。”说着，我把眼珠往后翻，伸长舌头，发出一声逼真的僵尸吼，假装要朝他冲过去。

迪伦笑了。他的一边嘴角往上牵了牵，很不明显，但是他笑了。

爸爸拿起一些巧克力做的假手指，把妈妈吓一跳。

“他讨厌那些东西，科林！”她说，声音大得让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盯着我们看。我看向迪伦，他耸耸肩，假装在看货架后面的标签。

“好吧，不过他又不真的吃这些东西。”我父亲说。

“跟吃不吃没关系！”她大叫。

爸爸还是把它们扔进了购物车，妈妈哽咽起来，手指不停地扯着发梢的卷卷，像饥饿的蠕虫似的在发丝里扭来扭去。

“你为什么非要这么神经质？”

爸爸直挺挺地站在那儿，看了看四周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无奈地摇头。我不会帮他的，是他太不敏感了。妈妈猛地把几包饼干砸向他，他跳着躲开了，饼干砸到了他的脚边。零食和饼干那条通道一下子只剩下我们一家，一大群人都挤在通道的一头看热闹。我看见了两个同学，赶紧躲到一个装满了雅法蛋糕的购物车后面。我真想装成僵尸从他们面前跑过去，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别再看爸妈的洋相。但我的脚却粘在地板上一步也动不了，太丢人了。迪伦还在认真地读标签，他装得太假了，我从这么老远都能看见标签上用大大的红字写着：暂时缺货。

妈妈已经开始扔粉红色威化了。

“西莉亚！”爸爸喊道，“我们该回家了。”

他跳着躲开砸来的威化饼干，砰的一下把推车摔在货架上，然后径直走开了。有几瓶波旁王朝威士忌从货架上掉进了购物车里。我把夹克拉链拉开一点，从上面塞了一瓶波旁王朝进去，这样正好能把它竖着藏在我的胳膊下面。然后我溜到派对用品通道，抓了一把蜡烛。是那种插在蛋糕上的细细的蜡烛，不过应该也能用。至少我们明天能用上。

等待就像听一个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。日子越近，嘀嗒声越响；

嘀嗒声越响，我父母就吵得越大声；我父母吵得越大声，我越想开车从我父亲身上压过去。

他们要离开超市了，我赶紧跟上他们。迪伦走到父亲的身边，当我妈妈朝他冲过去的时候，迪伦将她推开了。他总是袒护父亲，尽管他也有足够的理由讨厌他。如果迪伦考了低分，他就会一直站在他身边，督促他坐在厨房里复习。而他只会对我大声呵斥，或者禁止我外出，不过他从不逼我做家庭作业。至少对这一点，我很感激。

我们还没离开停车场，我就开始喝波旁王朝。没人说话。然后我把酒递给他们喝。

“这酒付钱了吗？”我父亲问，语气咄咄逼人。

我摇摇头。

“我的上帝啊，艾希！你想进拘留所吗？你就快把自己送进去了。超市有监控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我当然知道有监控，因为我曾经被带进超市后面的小办公室，看过自己被录下来的镜头，那时我正在偷一包面条，试着塞到自己的屁股兜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偷面条，只是觉得面条可能没准什么时候能用得上。

“如果担心的话，你可以掉头回去给他们付钱。”

父亲猛踩油门加速开走了，我们一到家，他就从我手里夺过那瓶酒扔到了垃圾箱里。妈妈没有像往常那样护着我。她被其他事情搞得心烦意乱。一切都是为了——明天。

4

4月11日。星期一。我的生日。复活节假期结束，今天学校又开始上课了。但今天我被豁免不用去上学。

我穿好衣服的时候天还很黑，但我不是第一个起床的，屋子里已经传来其他人起床的声音——父母卧室里的衣柜滑门打开又合上，妈妈的吹风机，我父亲的电动剃须刀。还有喷雾的声音，先喷了一下长的两下短的，停了片刻，又喷了一下短的。我听到洗手间的淋浴器启动的时候发出咕噜一声，接着水流出来，像雨声。因为水压不足那声音断断续续的。完全没有人说话的声音。我很好奇，如果我们能听到彼此的想法，那会不会很吵。那将是无法忍受的，我认为如此。

一个小时后我们才离开。外面的天色像视频在快进一样，从黑乎乎的变成了蓝灰色、紫灰色、粉灰色，最后东方大白。我拿出一面小镜子来涂我的红宝石色口红（毕竟，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！）。然后，我爬回被窝里，静静地等待。在镜子里，我看见自己轻声说：“艾迪。你想念我吗？我想念你！”

我父亲敲了敲门，轻轻打开一条缝。